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立功第二

北齊清河王岳中興初為武衛將軍高祖與四明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武定元年為晉州刺史侯景叛文襄徵岳共

圖取景之計而梁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率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還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又為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筭城不沒

者三板會文襄親至城乃下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男

任城王湝爲清州刺史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

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

蘭陵武王長恭爲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

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

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

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謌謠之又爲段韶討栢谷

又攻定陽前後以戰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

公
安德王延宗後主世為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
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珽及大戰延宗
以麾下再入周師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軍獨全
後周章武公導太祖入關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
以導為都督鎮原州及悅走故塞導追斬之傳首京師
魏文帝之東伐留導為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
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

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公

晉蕩公護初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為鎮東將軍後與于謹征江陵為前鋒攻城鎮擒候騎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尅之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

宇文貴為大將軍時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企定之反據有渠株川與渭州人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太祖令貴

討平之斬鐵忽五醜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齊煬王憲保定中為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雄等率衆拒之雄為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天和四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於安業

屢戰而反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六年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人謂畧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

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髙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卻會日暮乃各收軍髙祖東征憲衆爲前軍趣黎陽髙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髙祖疾乃班師五年大軍又東伐憲以精騎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髙祖圍晉州憲進兵尅洪洞永安二城及師還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髙梁橋

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騎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大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于

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汝砦高祖命攻洛汝破之明日與憲大軍會于介休齊主遂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號高祖圍

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明年進尅鄴城齊任城
王湝廣寧王孝珩據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
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
釋甲則撫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
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視
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二人又謂
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
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

始屆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歴云季海內横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魏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説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

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茍殉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愍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

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之心腹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珩汝南公慶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遇憲挺身而進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幷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焉宇文神舉為司武上大夫武帝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姚顧等率兵五道俱入帝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

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又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欵服即授幷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事幷州總管

隋河間王弘高祖即位初突厥屢為邊患以弘為行軍元帥率衆四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拜寧州總管

衛昭王爽爲高祖大舉北伐爽爲元帥時河間王宏豆盧
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親率
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
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
而遁高祖大悦賜爽實食梁安縣千户
蔡王智積大業中為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圖關中若成
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以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

越王侗大業中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

唐淮安王神通隋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乃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

之合勢進下鄠縣衆踰一萬髙祖聞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為宗政卿武德二年攻宇文化及之魏縣斬其武賁郎將王敏童等獲其將軍李良文俘二千餘人
襄邑王神符武德四年為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乗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

河間王孝恭高祖定京師拜左光祿大夫為山南道招尉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武德三年將圖蕭銑以孝逸為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荊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撫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

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
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
正通徐紹宗率步騎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鬭使
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
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
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
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
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六軍夜遁總管李勣又

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
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偽僕射西門君儀等江南悉
平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為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
麾下罕有别立勛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
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廬徼以自衛
淮陽王道玄武德元年授右金牛將軍從太宗擊宋金剛
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討
王世充頻戰皆捷賫建德至武牢太宗輕騎誘賊令道

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之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

江夏王道宗武德元年從太宗討劉武周戰於介州一戰滅之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

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
貞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
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
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
于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為刑部尚書及吐谷渾寇
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
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
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

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貞觀五年突厥斛薛部叛於靈州道宗與霍國公紫詔追擊破之虜男女六畜萬餘後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

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
齊王元吉武德四年從太宗討王世充時竇建德兵援世充太宗自出拒之留元吉與屈突通圍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軍樂仁昉甲士千餘人
吴國公孝逸則天朝為左衛將軍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大總管督軍

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隂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都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昭夏侯瓚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孝逸乃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衘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隂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廻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孝逸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

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信安王禕𤣥宗開元十五年為左金吾大將軍朔方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
右詔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卒克期攻
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為吐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併
力據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
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
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軍倍道兼進并力

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
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悦始改石堡城為振
武軍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
于突厥玄宗以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
丹兩蕃以禕為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
諸副將分道統兵馬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
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禕子峘從玄宗幸蜀健兒郭千仞夜謀亂帝御玄英樓

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討平之以功加
金紫光祿大夫
岐王範先天中以左羽林大將軍從玄宗討竇懷貞蕭
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户
建寧王倓先天中以秘書監從玄宗幸蜀肅宗為太子
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
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遠離左右俟吾見上奏聞
倓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亂離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以東非復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為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國輔奏聞玄宗欣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從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從涕泗不自勝太子尤憐之諸軍屬目焉

嗣曹王皐德宗建中年為江西道節度使時李希烈反皐繕甲兵戰艦將兵二萬餘與賊夾江為陣令伊慎將先鋒皐率軍繼之大破賊斬首數百級賊又樹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級千餘兵益振舒

王為元帥加阜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强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泝江次于岐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阜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纔四里列鼓角於中栅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栅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五百户又遣伊慎王鍔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

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皐
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
斬首千餘面縛戒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
及賓佐一二人為信當降臯乃使王鍔馬彞縋城而入
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皐令伊慎擊於
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
為江陵節度使江漢倚皐為固末幾李思登以隨州降
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衂

梁柳王友裕唐末為宣武軍牙校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兖鄆之衆為徐戎外援陣於皷門南石佛山下友裕進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

安王友寧唐末太祖鎮汴累將軍職從太祖征討繼立軍功為柳州刺史太祖迎昭宗於岐下遣友寧部兵先歸於梁以備守禦屬青帥王師範搆亂以關東諸鎮兵悉在岐隴欲乘虛竊發自齊魯至於華下羅布姦黨詐以委輸貢奉為名陰與淮南并門結好會有青人詣裴廸言其

狀廸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蹄斬首數千級

密王友倫年十九為宣武軍校太祖征兖鄆友倫勒所部兵收斂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内黄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軍往八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千里後李罕之以上黨來歸為

晉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
晉軍天復元年岐隴用兵晉人乗虛侵於址鄙友倫率
從兵三萬徑往礬山晉人望塵奔逸友倫吴氏叔琮等
躡其轍追至太原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
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接戰以功為寧遠軍節度使
後唐李克讓武皇仲弟咸通中從獻祖討龎勛以功為
振武都校及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平賊
以功為金吾將軍

李克脩武皇從父弟武皇入關討黃巢克脩為先鋒破黃揆於華陰敗尚讓於梁田坡戰黃巢於光順門每戰皆捷其年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武皇遣將以兵從與孟方立戰於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脩將兵繼進遂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武皇表克脩為昭義節度使光啟二年九月克脩出師山東收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於焦崗大敗之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圍邢州

鎮州王容出師三萬援邢洺克脩軍乃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脩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寇遼州克脩設伏於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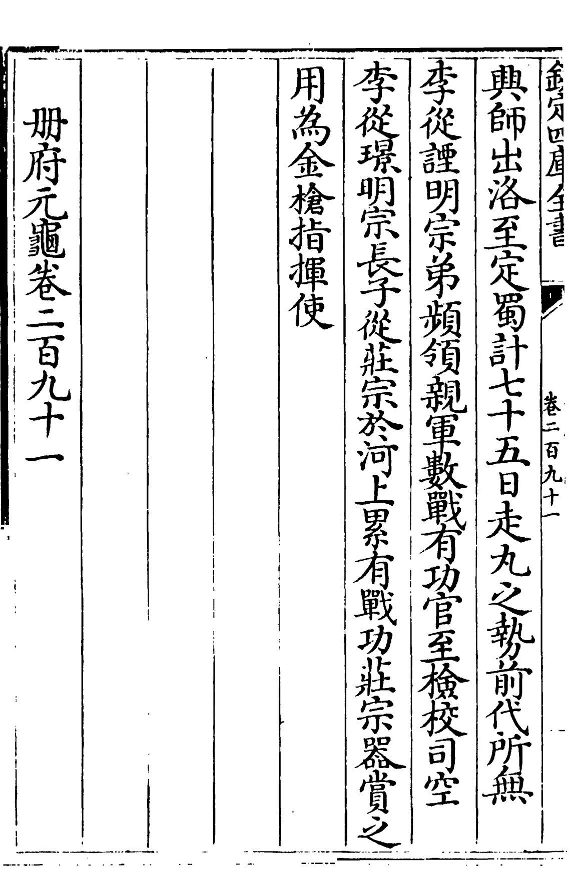
克脩子嗣肱少有膽略累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為前鋒時兄嗣弼為昭義副使與李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力咸壯感動三軍潞圍乃解以功加檢校僕射天祐八年與李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獲汴

將龎讓十年與李存審屯趙州擊汴人於觀津時梁祖新曆東彊其將賀德倫急攻蓨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㘚馳突汴人不知所為營大擾既暝歛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軍定嬀儒武等三州乃授山北都團練使

李克寧武皇季弟初從起雲中為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從武皇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勉力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後奔達靼部及入關逐黃寇凡征行無不衛從

魏王繼岌莊宗子同光三年伐蜀以繼岌為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偽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分步騎之軍三萬逆戰

於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各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栢津浮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爲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劔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甲辰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丁巳並入成都自



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

李從璟明宗弟頻領親軍數戰有功官至檢校司空

李從璟明宗長子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為金槍指揮使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一

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禮士

書曰位不期驕傳稱寵而能降者鮮矣蓋夫承榮天緒長於宫闥猒飫輕煖宴安富貴非明誠崇卓爾不羣者其孰能折節下士流譽於方來者哉自姬文好賢逮兩漢而下或優禮髦彦降志通逸置之於幕府待之以

師友資以遺餉厚其供儗詢之政務接其游宴乃至列邸圖像以極於欽崇講學論文以申於博約原其尊賢好士之意其於進德隆道不亦多乎哉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又曰宗子維城懷德維寧是之謂矣

周公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楚元王交少時嘗與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

伯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耆讀曰嗜）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龔舍楚人也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

梁孝王武貴盛侍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從孝王游

焦延壽字贛梁人也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

後漢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閏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有稱鄉閭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

東平王蒼聞吳良名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之

北海王睦光武兄齊武王縯孫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魏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時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召見甚敬異之植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

白馬王彪雅好文學相賈洪善能談戲彪常師宗之過於三卿

沛穆王林初封譙王黄初中隗禧爲王郎中王佰聞其
儒者嘗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繇是大得賜遺
晉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陸機在雒感全濟之
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
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河間王顒武帝時平吴徐甯爲顒相甯清虚無欲進退
以禮在吴歴清要官顒素聞甯名厚敬禮之
東海王越討汲桑命苟晞爲前鋒晞破汲桑定鄴而還

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

江統陳留人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王承字安期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

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並有士操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

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陜之任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專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

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

司馬楚之東武侯馗八世孫也楚之年十七值劉裕誅

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頴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

折節待士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

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

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

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往省之

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

忌憚願勿輕率以保全為先楚之嘆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譏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宋臨川王道規為征西將軍王敬弘為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志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更引還重申初讌

道規子義慶嗣爵臨川王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

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昭等並為辭章義慶引為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嘗加意斟酌

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府門每日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

衡陽王義季為衡州宗炳高尚有志操義季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諮議不起

戴顒字仲若性高尚居于吳義季鎮口長史張劭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

于此間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

劉凝之隱居不仕時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餧餉錢十萬

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平原人劉懷珍為本州主簿

義恭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

始興王濬為揚州雖日親覽州事一以委沈璞太祖從容

謂濬曰沈璞奉時無纎芥之失居家有孝友之稱學優

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静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

之以事更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

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述舊宮賦何其淹邪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向聊相敦問還白斐然遂蕪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薄因末牘以代一面

建平王景素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以劉璡為征北主簿深見禮遇又以何昌㝢為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

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

南齊豫章王嶷為中書監司空時陸慧曉為武陵王曄征虜功曹廬江何點薦慧曉于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劉繪為豫章王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

何點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

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能屈非吾所議

遺黙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頻川庾銑善屬文見賞扵豫章王仕至大司馬記室参

軍

劉虬字靈預南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

當陽令罷官歸家静處斷榖餌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

王為荆州牧辟虬為别駕與同郡宗測司空庾易並遣

書禮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

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隂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

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觧毛之衣馳騁日月之
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
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曰性
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慕鳥哉
杜栖吴郡錢塘人有志行能言刺史豫章王聞其名辟

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
竟陵王子良以劉瓛儒學冠於當時子良親往脩謁表
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
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
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
縝將厨於瓛宅營齋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於東府募人按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

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

謝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子良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士好學者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時梁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

江革舉高第耽學不勸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

王瞻授太子舍人初為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

范縝為尚書殿中郎于時竟陵盛招賓客縝亦預焉

沈約為黄門侍郎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

范雲字彦龍建元初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悦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召為主簿深相親任

王亮時為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宗史少勤學有局幹
歷臨川王常侍驃騎參軍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使工
圖畫其像亮史亦預焉
晉安王子懋戍石頭以張率為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兗
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
王為荆州復以率為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
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劉導為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

隨王子隆以謝朓為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梁建平王宏禮賢接士

始興忠武王憺性勞謙常隆意接士與賔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

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並不下士建安安城

二王雅好人物以二方重士方之四豪及至州秀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掾秀遷荆州刺史進號安州將軍下車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鵷火之禽不匿影於丹穴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繇兹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脱落風塵高蹈之士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

羨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蔔伯武貞堅就仕
河内史雲孫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
辟並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嘆
南平王偉初封建安王偉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嘗如弗
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宫
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
珍果窮一時之彫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
子範為之記

何遜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

鄱陽王恢為益州刺史以羅研為別駕其後西昌嗣王範將西行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

廬陵王續為荆州刺史以天門太守歐陽頠代蠻左有功績深嘉之引為賓客

邵陵王綸出為江州刺史以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

孫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為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時王出鎮郢州盡室隨府甚被賞遇

皇侃為國子助教丁母憂解職還鄉里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

武陵王紀出鎮江州時江革為都官尚書紀乃曰我得

江草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草同行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胤居秦望山元簡甚加禮敬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絶矣執手涕零

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張彪率所領客馬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

陳永陽王伯智為吳郡太守本郡陸慶少好學遍通五經天嘉初徴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伯智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徴服往榮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兹

鄱陽王伯山為江州刺史時徐伯陽為新安王記室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始興郡王伯茂譙恭下士
建安王叔卿以虞寄為東中郎諮議寄辭以疾不任旦
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
但朔望牋修而已
後魏衛王儀初封平原公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
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
談當世之務謙等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
等宜附其尾

江陽王繼次子羅字仲綱為青州刺史羅兄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賔客從遊青土

義陽王子孝愛士縉紳歸之賔客嘗滿終日無倦

京兆王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中晏喜招四方儒學賔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任城王澄以高微聰敏有氣幹深所知賞

杜弼中山曲陽人任城王澄爲定州牧長史甄琛簡試諸生而弼義解開明應荅如響琛所歎伏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還雒稱之於朝髙陽王等更相招命

崔接放邁自髙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内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撫民敬王忻然容下之

張普惠爲澄所知及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

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北海王詳為司徒以前光州刺史崔挺為府司馬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獨無言詳大相稱歎自挺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為崔光州以示優禮

平原王叡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繇冀相聞李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於郡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

清河王懌以韓子熙少自脩整頗有學識引為常侍又

亡居喪有禮子熈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

引用又以劉懋性沉雅厚重尤禮重懋令諸子師之

辛纂為太尉騎兵參軍每為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

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校尉

廣陽王淵以賀拔勝因父遇害與弟岳俱奔于淵勝岳

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俱表為强弩將軍充帳内軍主

中山王英平義陽獲馮亮亮南陽人博覽諸書又篤好

佛理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雒隱居嵩山感英之

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彭城王勰以鹿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召為館客宋世景遷勰府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

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州人令狐整字保延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榮辟為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趣詳雅對揚辨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保延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

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北齊襄城王淯弱年有器望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

趙郡王琛出鎭定州聞馮偉節聰敏無所不通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

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

後周齊王憲引樊叔略為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

賀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

蕢王通楊注為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河東人柳䛒自廣德守退居鄉里閉門自守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䛒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並致衣物䛒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齊王暕初封豫章王時崔賾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書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

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惟之何乃脫略官策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二百里平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

擅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祖德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牘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常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爲諭龍章莫之能比吴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

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祖濬燕南贅客（祖濬字賾）河朔隳遊本無意於希顔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骨辟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以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别聽但慈音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

丘陵爲之不讓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損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豫章王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

王貞字孝逸梁郡人善屬文不事產業齊王暕鎮江都聞貞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炤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凌星漢之表是知毛遂脫穎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天高流火旱應凉飇凌雲仙掌

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
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
文彭澤辭榮先有歸來之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余屬
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絶詠謌扳桂摛詞沓言
高適至於揚旌壯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
穆肯淮之賔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膺
揚聲高鳳辠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遅衡泌懐寳迷邦
洵兹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

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虛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啟謝曰屬賀德仁宣敎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跡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

人往屬休明寸隂已誤雖居可封之屋每懐貧賤之耻
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
謂横議過實虚塵叡覽枉髙車以載騣費明珠以彈雀
遂得裹糧三月重髙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
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黄鍾之
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慰但
以積年沉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二十三卷仰而
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

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
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
都賦王賜錢十萬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楊子崇高祖族弟子愛賢好士
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
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
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
唐鄧王元裕高祖子元裕好學善談明理與典籤盧炤

隣為布衣之交及蕘炤隣為千字詩以傷之

霍王元軌時定州新樂人郎餘令為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覺培塿而松柏成林

濮王泰太宗子太宗特令泰府中别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

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岐王範雅愛文章之士無貴賤盡以禮接時閻朝隱劉

延琦張諤鄭繇皆以文詞友善飲酒賦詩更唱迭和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毛　杞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薦賢　儉約　抑損　好尚

薦賢

夫樂善好賢戚藩之令範也繇東京以來宗哲繼武乃能察掾屬之才美詢士類之行義隱淪胥洎仄陋咸達或形慰薦之疏或應舉知之詔或白之於清宴或升之

於有司莫不任官縻爵飛聲騰實上以增多士彬彬之
盛下以隆公族振振之德又何况知人之為哲薦賢之
為賢者哉
後漢東平王蒼上疏薦吴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
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吴良資質
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
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
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于臧文竊位之

罪敢秉愚䇿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
鬚鬢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
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脩又上書表薦
名士左馮翊桓虞虛已禮下與參政事
晉成都王頴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彦趙驤
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
宋臨川王義慶出為荆州刺史元嘉十二年普使內外
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求賢

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獻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於板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髙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㫖伏見前臨淄令新野庾實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毁瘠過禮今惟父疢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躭情墳籍亦足鎮息頽競奬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

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氷霜臣往年辟為州祭酒
未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
江夏王義恭元嘉九年帝詔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
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騂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
順𤅊大化文明在躬王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
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
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
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賔盛世貧約而苦内無改情

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
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
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
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
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壯勤河朔
東據營丘勲勇既昭心事兼竭雖經褒叙未盡才宜並
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
撫莅惟艱南中阻遠風謠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荼毒實

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戍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筦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譬言無足甄奬
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兹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暴亂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

陞階秩以崇奬勸進號寧朔將軍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武帝詔舉士子良薦王思遠及吴郡顧暠之陳郡殷叡

始安王遥光為揚州刺史明帝建武初有詔舉士遥光表薦王暕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估物色闗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

詢寢議廟堂偕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名
實不違徼倖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寮
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
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
名教之樂故以暉暎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
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覩蓄素丘園
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
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

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乃炤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騣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帝乃以暕為驃從事中郎僧孺為尚書儀曹郎曲江公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豁是朝野輻凑軒蓋盈門

後魏高陽王雍宣武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雍以田曹參軍辛少雍為舉首遷給事中侍郎

清河王懌舉李平行臺七兵郎陽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

臨淮王彧為僕射表薦涿郡人祖鴻勛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勑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

相謝恐非其義鴻勲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勲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彭城王勰宣武初為司徒成淹為羽林監領主客知左右二都水事勰曰先帝本奉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顧命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勰又每稱尚書祠部郎宋世景精幹尚書僕射才也

汝南王悅宣武時詔四門博士董徵教授徵自安州刺史入為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繇悅以其師資之義為啓請焉

任城王澄臨薨啓諫議大夫張普惠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覽啓從之

北齊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嘗語李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表云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

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於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非其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後唐雍王重美為河南尹時馬胤孫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清泰中藩邸舊臣韓昭胤房暠為樞使劉延朗李專美為宣徽使河南尹雍王重美不平之密奏曰馬胤

孫者只令視草恐未得宜帝然之故令掌貢舉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儉約

傳曰儉德之恭書曰禄不期侈皆先儒之至訓方策之深戒也乃有體自玄極列於戚藩承慶靈之錫茲處富貴之極勢而能躬履素行志脩蕪節循守法度靡尚華麗居官以清白處躬以簡儉去泰窒慾愼終如始斯固秉上智之質為宗室之範者焉

後漢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彊深執儉謙及薨帝不欲厚葬以違其意詔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東海頃王肅彊之子也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魏陳思王植武帝子也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餙不尚華麗植之薨也遺令薄葬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也黄初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

年就國尚約儉敎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
晉高密文献王泰宣帝弟也泰武帝時録尚書事性廉
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
士
譙王承宣帝孫也元帝大興初為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及為湘州刺史湘土荒殘公私
困獘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道規無子以長沙景

王第二子義慶爲嗣義慶性謙虛素寡嗜慾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爲荆州刺史始至及去鎭迎送物並不受衡陽王義季武帝子也爲荆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徵爲都督南兖兖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

建平王景素文帝孫也性甚儉素爲荆州時州有高齋

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頒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㝢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南齊始興王鑑高帝子也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古㮽銅器十餘種幷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蚕蛇形者數十計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歳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梁鄱陽王恢太祖子也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也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税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

數千萬

長沙王懿子藻爲益州刺史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内藏綺縠錦羅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内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還朝輕裝就路

始興王憺子暎常乘折角牛𣪺木履被服比於儒者名盛海内爲宗室推重

後魏任城王澄景穆子也庶謹自脩及薨令薄葬

廣陵王衍景穆孫也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亡日無斂屍具

京兆王曾孫琮為太尉錄尚書事性清儉不營產業身化之日家無餘財

彭城王勰獻文子也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彭城景思王浟高祖子也自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

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微重其意為食一口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捷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惟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後周代𦉍王達文帝子也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如此

隋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初為開府時延侍讀府佐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妓女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如此

唐鄭王元懿曾孫勉為太子太師率性素淡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二子纉的皆廉介有節

嗣王璥玄宗第十三子也為蜀郡大都督璥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以綵緣蓆為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之

嗣吳王巘建中貞元間爲道虔滁等州刺史入拜宗正卿歷官清白居處衣服不免風雨寒暑及卒家無升儲公卿以下率斂以賻凶

晉韓王暉爲曹州防禦使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之

抑損

古者建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周室列爵惟五分土爲三使上下相維其疆易制也漢興之初海内甫定監

以周衰輔之效懲亡秦孤立之失而子弟寡少並建不足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或跨州兼郡連城數十然而矯枉之道亦云過矣是以有莫大之患逆亂之萌小者驕佚越法大者倔強放命觸罪絶國勢使之然故賈誼之論晁錯之議主父之策咸以救一時之弊自是之後寖以微弱當塗而下或以疏遠降其爵或以法制損其勢而强弱之道始終可究得失之理於是存焉

漢高祖時諸侯皆賦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爲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税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武帝時主父偃說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令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割削則逆節萌起萌謂事之所生如草木之萌牙也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帝從其計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初文帝末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謂淮南衡山盧江皇子始立者

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帝遭七國之變抑損諸侯減黜其官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人道上今右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也漢時依上古法朝政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官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

衡山王賜所為不法有司請逮治武帝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

河間王卲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其以興為臨湘侯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得為貞定侯卲為樂成侯樂成縣故城今在瀛州樂府縣西北茂為單父侯今宋州縣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一云建武十五年大將軍朱佑朝京師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侯為公帝即施行

魏文帝黄初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

及焉其改封侯王皆為縣王時法制待藩國既峻迫寮屬皆賈竪不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陳思王植初封東阿王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授命雖有構會之

徒洎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

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騣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

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巳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歳巳上十六七巳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蓆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侯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

詔之下有若皎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
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
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
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
成欣於野畊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
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
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
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

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
繫於祿位懐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
志逍遥於宇宙之外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
潤白骨而滎枯木者惟遂仁徳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宋孝武以南郡王義宣亂逆點於強盛欲削王侯江夏
王義恭希㫖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
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中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

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廳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轝不得重𦆀郭扇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疋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諸妃子不得着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

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船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

後魏孝文太和六年春正月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

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巳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降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為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後唐末帝清泰元年皇子河南尹重美表前壽安令賈譚添民户希别授官中書門下奏親王無薦士例帝曰有例亦不可況無例乎

好尚

禮曰天命之謂性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知性有智愚習有善惡乃有荷茅土賑膰之寄居藩屏夾輔之尊紆懿内融清明外發冲虚自守味老氏之玄言空寂為心洞金仙之妙理嗜偏伍之向背窮韜略之幽微或

求訪圖書或繕完器玩搜奇採異適意忘勞雖趨向不同同歸於善乃流濕就燥之義豈好丹非素之僻也

漢陽城侯德少脩黄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廣川王去景帝孫也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劔成慶荆軻也衛又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又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 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

後漢楚王英喜黄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宋臨川王義慶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

門頗致費損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郡閣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克之子良好釋氏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又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衡陽王鈞居身清率言未及時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精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

遊紫闥詎得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吴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雲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齊世清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偉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麗有侔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遊

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

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為新通又製

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

不能屈

長沙嗣王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高

祖每嘉歎之

後魏京兆王愉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

京兆王太興嘗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

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

言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

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

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

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

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左軍詔

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為沙門

更名僧懿居嵩山

後周長樂侯深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及長好讀兵書

隋秦王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

唐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搜採碑文古跡得異本

舒王元名為石州刺史二十年性高潔賞玩林泉有塵外之意

岐王範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重

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三